

女骗子坠入情网落入法网

单身很久的离婚男，想要找个好老婆。一次偶然机会，看到女强人异地征婚，便拿起话筒一试。短短五天，在特地营造出的浪漫通话中，另有所图的女强人，如愿以偿地让离婚男不能自拔，却也意外地赔进了自己的心。当“征婚”的神秘面纱被揭开时，骗子女友居然单飞上海，试图挽回爱情……

日前，上海虹口警方破获了一个以征婚广告为诱饵的诈骗团伙，四名团伙成员全部落网。

离婚男恋上“女强人”

今年42岁的董浩凯几年前与妻子感情不和离婚，有一2岁的女儿，家住虹口，在小区附近开了家小卖部，每月有几千元收入。忙碌之余，总觉得缺少什么，特别是夜深人静时倍感寂寞。一次偶然机会，他在报纸上看到征婚广告。“38岁，温柔贤淑，在深圳事业有成，经济条件好，宽厚老实的男性，经济条件无所谓，要有爱心”。

一通长途电话后，董浩凯有些飘飘然。对方叫艾丽丽，是深圳圣菲化妆品有限公司的老总，四年前爱人去世。对于董浩凯独自带孩子，还和父母一起住，女方觉得他有爱心很孝顺，是可以依靠的人。两人每天煲电话粥，虽然只有五天，却让董浩凯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，觉得她既是个女强人，又很难得喜欢孩子，更是个温柔佳人。在董爸董妈眼里，儿子不再无精打采，整天抱着手机发消息。

“太好了，公司接到上海客户的大订单，过几天我要来签约，到时能见一面吗？”艾

丽丽的主动提议，让董浩凯喜上眉梢，还特地买了套像样的衣服。

美女机场落难求援

“我已到深圳机场，15:15的航班，还有三个小时”，董浩凯看到征婚广告第八天中午，接到艾丽丽的消息，心里美滋滋地询问航班号。“上午有领导来公司视察，因为时间不能确定，所以没法订机票。我现在正在机场买票，全价票2000元，好贵哦，待会把航班号和到达时间发给你。”

半小时后，一点消息也没有，董浩凯急了。“机场POS机故障，信用卡刷不出来，没办法买票”。20分钟后，手机响了。“亲爱的，机场说我的信用卡被消磁了，不是机器故障，可我身边现金不够，还有2个小时就起飞了，怎么办？他们说机场可以办异地购票，能麻烦你吗？具体手续我也不清楚，给你深圳机场电话，你自己问吧。”董浩凯爽快地答应了，并立即与深圳联系，按语音提示联系人工售票，记下账号直奔银行转账2000元。14:15，董浩凯把钱转出。15:05，手机接到短信：“要飞了，我关机了，待会儿见”。

揭开征婚神秘面纱

正当董浩凯等着见面时，事情突变——艾丽丽失去了联系，电话不通、短信没回复，一直到第二天上午，仍然杳无音讯。董浩凯整颗心揪了起来，担心人生地不熟的艾丽丽出事。他赶到机场咨询，发现那个航班根本没有一个叫“艾丽丽”的乘客，难道……



制图 邬思蓓

“骗子？”从机场回家后，怀着满腹疑惑，董浩凯走进提篮桥派出所报案。承办民警于文核实发现艾丽丽给的号码根本就不是机场的，且董浩凯转账的那个账户，也不是机场的。经查，深圳也没有圣菲化妆品有限公司，艾丽丽的固话和手机都停机了，2000元也被提现。

至此，董浩凯不得不接受事实——一切都是假的，艾丽丽是骗子！

心生悔意假戏真做

这是一起典型的征婚诈骗案，类似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屡见不鲜。于是跨地域作案，在诸多客观因素和技术因素的阻碍下，破案难度非常大。父母规劝董浩凯，不要再多想了。与此同时，艾丽丽却作出了惊人决定——单飞上海寻求原谅，希望能与董浩凯假戏真做。

报警事件后一个多月，董浩凯手机里意外地传来女声的哭诉：“对不起，是我骗了你，事后我就后悔了，发现自己喜

欢你，能原谅我吗？”

诧异！这是董浩凯的第一反应，随后他气愤地挂掉电话。几分钟后，没再打来，他寻思着她可能又在骗他。半小时后，一条短信让他坚定的心动摇了：“我知道你很生气，毕竟是我骗了你，不求你原谅，只想把心情告诉你。我已经脱离那些朋友了，再也不干那种事了，我真的想找个人过安稳日子。”

“她哭得非常伤心，道歉很真诚。谈不上原谅不原谅，心里很乱，还是先面谈一下吧。”董浩凯逐渐舒缓了心情，决定和她见上一面，“柔顺的披肩发，加上朴素的穿着，她给我的第一印象不错。不过，她的谈吐和以前电话里的判若两人，她说这才是真实的她，这让我难以接受。而且，她虽说已脱离那些朋友，但言谈间时常提起骗人的事，显然还留念那份‘工作’。我觉得，即便她不打算再骗人了，可她那些朋友还在继续，会有更多人上当。所以我选择了报警！”

“八天工作制”钓大鱼

董浩凯借口上厕所，拨打了110，民警将疑犯艾丽丽当场擒获。提篮桥派出所乘胜追击，一举捣毁了躲藏在艾丽丽背后的诈骗团伙，四名成员全部落网。

承办民警于文告诉记者，警方初步侦查判断，艾丽丽背后有分工明确的团伙。同时，以深圳机场、异地购票、征婚广告为线索，虹口警方发现在上海市其他区里，还有一个类似的报警记录。只不过，被害人是一名女性，被骗走1万多元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两起案件中的那个有提示音操作的假机场电话，语音内容一致，作案手法也惊人的相似，被害人和骗子联系后，也是第八天被骗走了钱。后经证实，“八天工作制”，是这个团伙的原则，也就是说，八天内骗不到钱，便切断与应征者的所有联系。

电话线编织“爱情网”

根据两个案件的线索，虹口警方顺藤摸瓜，找到团伙在深圳居民小区的窝点。两室一厅的房子里，住着四个人，有七八部固定电话、十几张电话卡和银行卡。

艾丽丽，只是化名，真名叫郑琳，今年41岁，至今单身，是团伙成员中年纪最大的，其余人都在30到35岁之间。警方在现场搜到多本笔记本，密密麻麻记录着几十个电话号码。原来，这些都是团伙在全国各地刊登的征婚广告内容，还为每个虚幻的人物编织了背景故事，以及记录下了应征者的基本情况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笔

记本上的账目来看，该团伙今年3月至今，已骗得134万元，受害人遍及上海、新疆、郑州、安徽、福建等多个地区。

团伙分工明确，骗子们在各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，用电话线、手机和网络，编织起一张张“爱情网”，再用机票、安检等借口骗取钱财。为了做得逼真，他们还效仿深圳机场的电话语音提示，录制了一段话，里面加进了播音等机场杂音，并向应征者提供假电话，假扮安检人员、民警等与应征者联系，欺骗性很强。

据悉，4名疑犯因涉嫌诈骗，已被警方刑事拘留。

女骗子：吐露心声渴望重生

同伴拿到钱后，艾丽丽（郑琳）为什么又要与董浩凯联系呢？究竟是想继续弄钱，还是真情流露？

郑琳以前做过生意，曾经辉煌过，但最终没能维持。今年6月，她前往深圳投靠朋友的朋友，对方便是诈骗团伙主犯。从此，郑琳踏进了泥潭。

疑犯郑琳这么描述心情：“我知道这是在骗人，每次骗到钱，才能分成。我觉得这行风险高，收入却不多。后来，电话中认识了董浩凯。在跟他的交流中，我觉得自己被重视。同伙拿到钱后，让我断了联系。可是，我已经喜欢上他了，就决定不干了，借口回老家探亲，直接飞到了上海。”

“其实，我也犹豫过，担心董浩凯会报警。所以，刚到上海时，只是跟他电话、短信联系，在确定他对我没有敌意后，才见面的。跟我想象的一样，他是个好人。”

(文中均为化名)
据《新闻晚报》

杨家将：历史与传说差距有多大？

杨六郎是不是郡马爷

杨延昭生于958年，死于1014年，是杨家将中唯一生卒年月都有记载的人物。杨延昭起初叫延朗，后来因避道士赵玄朗之讳而改为延昭。按理说一个道士的名字无须避讳，但这个道士非同一般，宋真宗将其尊为圣祖。

杨家将故事中，杨延昭是杨业的第六个儿子，因而又叫杨六郎，不过历史事实并非如此。《宋史》中记载杨业有七个儿子，杨延昭至少比其中的五位要大，他不是因为排行第六才叫杨六郎，而是另有原因。杨六郎是辽兵对他的称呼，宋史称辽兵对他非常惧怕，至于为什么叫他六郎，其中有些什么缘由则无可考。

传说中杨六郎还是地位显赫的郡马爷，这更是没有任何依据。从杨六郎的生活轨迹看，他长年镇守边关，在京城没有什么根基，更没在京城生活过或任过职，怎么可能成了柴家的郡马？

杨延昭少年时，性格比较内向，不爱说话，但对兵法及行军打仗之事却非常上心，显示出了过人的天赋。杨业对他很是钟爱，觉得他最像自己，经常把他带在身边，让他经受战斗锻炼。

986年，宋太宗发动第二次征辽战役，28岁的杨六郎就在阵中。攻打朔州城时，杨六郎冲锋在前，手臂被流矢射中，人肉很深，但他没有退却，忍痛鏖战，把强悍的辽兵打得一败涂地。英雄的事迹总是难以磨灭，如今雁门关附近山上，仍然留有相关的地名，这是对他的永久性纪念。

杨延昭起初并没有受到宋

王朝的重用。太平兴国年间，他被荫补为供奉官，这是级别比较低的军官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连级干部吧。杨业牺牲后，杨延昭由供奉官升迁为崇仪副使，勉强算是个中级军官。

公元999年阴历9月，辽国大举南犯，杨六郎率兵打了几个胜仗，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。

辽兵入侵中原，给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。他们把当地民众抓去做苦力，甚至在攻城时逼迫他们爬城，让无辜的百姓做替死鬼。目睹此情此景，杨六郎恨不能率百万雄兵痛杀辽寇，但他人微言轻，官小兵少，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。他屡次请求高阳关都部署傅潜发兵增援，都得不到回音。当时傅潜手下有8万多兵马，但他消极畏战。杨延昭以及杨嗣、石普等将领屡次请求傅潜增派人马，主动出击，但傅潜都充耳不闻。更有甚者，他还刻意掩盖部下抗辽的功绩。贪生怕死的傅潜受到了众人的严厉谴责，当时一位叫钱若水的文官，主张杀掉傅潜，通告全军以振军威，然后挑选像杨延昭这样英勇善战的军官，委以重任，驱逐辽军。

后来宋真宗亲率大军前往大名府督阵，宋军绵延数十里，气势庞大，深入宋境的辽军担心被围，于1000年正月撤退。辽兵撤退后，宋真宗将傅潜削职流放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杨延昭有幸得到宋真宗的召见。真宗皇帝询问他有关边防的情势，杨延昭对答如流，谈吐不凡。宋真宗非常满意，对诸位大臣说，“延昭父亲杨业是前朝名将，延昭治兵护塞有乃父之风，非常值得称赞。”这可能是杨延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

到皇帝。

1001年，辽军又一次南下。杨延昭在羊山埋伏下精兵，自己率领部队与辽军叫阵，将辽军引诱到伏击圈后，伏兵四出，杨延昭又率众杀回，辽军大败，其领大将当场阵亡。此一阵大长宋军士气，杨延昭因功被加封为莫州团练使。杨延昭升了官，引起朝廷中某些人的嫉妒。宋真宗曾经和大臣们谈及此事，他说杨延昭远在边关，朝里没有什么熟人，全仗自己忠心勇敢取得些功名，对他眼红的人很多，不是朕保护他，他哪里会有今天？

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，杨六郎根本不可能是郡马，否则就不是朝中无人了。终其一生，杨六郎也没有什么太高的地位，和传说中的朝廷重臣相去甚远。宋史对他的记载，无论功过都非常简单。有关他的英雄事迹，野史多于正史，传说多于正传。1014年，杨六郎病死于边关，享年57岁。

杨文广究竟是谁的儿子

故事传说中，杨延昭的儿子是杨宗保，杨文广是杨宗保的儿子，也就是杨延昭之孙。事实上杨文广应为杨延昭之子，也就是杨家将的第三代，《宋史》和许多历史记载都确认了这一点。

后来戏曲小说中的杨宗保、穆桂英等都是虚构的人物，史上应该并无其人。认为杨宗保是杨延昭之子、文广为宗保之子的说法多为民间传说，而且出现在宋代以后。元代徐大焯的《烬余录》、明代王世贞的《宛委余编》都出现过这种说法，不过这两部书演义的成分已经很大，并非历史真实。

根据历史记载，杨文广死于1074年，他的出生年月则无据可考。反观杨延昭则是死于1014年，有人从二者的死亡年代出发提出疑问：文广卒年是在延昭故后整整60年，按常规推算，父子两人相差这么多年，比较少见，中间若有宗保这样一代人似乎更合于情理。

史书对杨业、杨延昭的记载本来就不够详尽，对杨文广的记载就更为简略。杨文广虽是将门之子，但却没受到什么恩荫，在军中做了多年的下级军官。不过，杨文广与宋代的几位名将，比如范仲淹、狄青、韩琦都打过交道。

城里有没有天波府

在杨家将故事里，杨家在京城有座豪宅“天波府”，百官经过此地时，文官要下轿，武官要下马，甚至于皇帝每年都要来烧两次香，真是好生了得。

真实的杨家远没有如此显赫，天波府是元朝人写杨家将戏曲时创造出来的，当时叫清风府。到了明代，秦淮墨客纪振伦在编写《杨家将通俗演义》时又有了新的发挥。按照演义的描述，宋太祖临终时，交代继位的宋太宗先在京城的金水河边建造无佞宅，以表示对杨家的敬重以及求贤若渴的诚意。

这所住宅之所以会称无佞，可能跟当时杨业被封为无佞侯有关。说到无佞府的来历，书中还有诗为证：忠义全家为国谋，捐生保驾护航幽州。九重宠爱民殊勋绩，特立清风无佞楼。

无佞府跟天波府并不是一个概念，无佞府是杨家住的地方，天波楼是宅前的象征性建筑，类似于功勋牌坊，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象征。按照小说描写，

天波楼离无佞府有一望之地，中间是繁华地段，为南北要道，遇有重大节日，百官朝贺或各地使节入朝，必先过天波楼。

其实，京城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天波府，杨家父子只不过是边防守将，也没有多少施展抱负的机会，甚至于他们可能都很少到京城，更谈不上在京城居住或拥有豪宅了。我们梳理一下杨家将的战斗生活经历就可以很清楚地明白这一点。

杨家祖居麟州，也就是今天陕西神木县一带。杨业二十岁的时候到了太原，归宋后，先是留在内地做了郑州刺史，后来边关情急，他又被派往代州做刺史，兼任三交前线指挥官，代州和三交都在今天的山西一带。上前线之时，史载宋太宗给了他丰厚的赏赐，如果有天波府这么大的恩赐肯定是要记载的。杨业效力宋朝前后不过七八年时间，最后死于边关，从他的履历看，无论是归宋前还是归宋之后，都未曾驻过宋朝京城开封。杨家第二代杨延昭也只是个边防守将，而不是京官。杨延昭年轻时在父亲帐中听令，杨业阵亡之后，他一度被派往南方，后来又调往北部边防。杨延昭一生都在边关度过，他也病死在边关。杨家第三代杨文广的成就远不及前两代，更不可能享受豪宅的待遇。今天山西、河北甚至于北京等地都存留着杨家将的某些足迹，有一些是真实的，也有许多是虚构的。开封有关杨家将遗迹并不多，如今开封的天波府是后人所建，很多陈述的依据也都来自于小说与演义。

城里没有天波府，也不可能有天波府。宋朝的帝王不可能在解除了大将的兵权之后，又重新重用武将养虎为患。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